

精確數字讓人更願意埋單

假如有一個朋友說他有急事，需要向你借 1000 元。你會借給他嗎？假如這個朋友向你借的不是 1000 元，而是 1193 元呢？

心理學家發現，雖然 1193 元比 1000 元更多，卻能讓人更加心甘情願地掏腰包。精確的數字，讓人更願意埋單。

康奈爾大學的研究者馬諾伊·托馬斯和他的團隊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分析了 2.7 萬個二手房的交易數據後發現，如果賣家一開始的開價更加精確，例如 322 萬元，而不是 300 萬元，最後的成交價格反而更高。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第一，精確的數字讓你覺得更可信。1193 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像是一拍腦袋想出來的，因此讓人覺得更加有依據，你一定是有某個具體的需求來借錢，而不是忽悠。如果你要賣房子，開價 200 萬元，這會讓人覺得這個價格是憑空而來的。如果你這個房子定價 213.5 萬元，聽起來就比較靠譜。

事實上，精確的東西更可信，這不但可以用在定價上，還可以用在說謊上。

如果有天你回家很晚，你老婆問你去了哪里，你籠統地說，我在公司加班呢。這聽上去就很敷衍，不太可信。如果你精確地說，5 點過一刻快下班時，老闆才交給我一個年度報表。做到 8 點鐘交給他，可不到 5 分鐘，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我修改這個、修改那個，來來回回改了 3 次。好不容易才通過，我離開公司的時候他還板着臉呢。這樣的謊言聽上去就比較可信，起碼讓人覺得比較有誠意。

也就是說，不但精確的數字更容易讓人產生信任感，精確的情節也會讓人更加信任。為什麼精確的東西更可信呢？那是因為具體的東西更容易在大腦里浮現出來，變成畫面。你如果能讓對方想象出一個畫面，讓他覺得身臨其境，他就會更加相信你說的話。

1992 年，美國公共利益科學中心發現，電影院里賣的爆米花所含的飽和脂肪太多，會損害健康。一開始他們發佈的信息是：“爆米花里的飽和脂肪太多，會損害健康，導致心血管疾病。”可是民衆聽到這個消息無動于衷，因為這種表述太籠統了。於是公共利益科學中心發佈了一條新的信息：“一份中份爆米花的飽和脂肪含量比一份培根鷄蛋早餐、一份巨無霸加薯條的午餐和一份牛排晚餐加起來的還要高！”在他們的廣告里，還呈現了所有這些不健康食物合在一起的畫面。這個畫面打動了美國民衆，他們聯合起來抗議電影院，要求他們改善爆米花的配方。

精確的數字之所以更好，還有第二個原因，那就是精確的數字讓人覺得更小。康奈爾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人們覺得精確的價格更便宜，比如 523 元這個價格，比 500 元要便宜。你可能覺得難以置信，明明 523 元比 500 元要多啊！

如果我問你，大白菜多少錢一斤，你會說兩三元一斤吧。但是如果我問你，你們家電視多少錢，你可能會說 5000 多元。雖然這個電視的價格是 5390 元，但是你不會記得後面的零頭，只會記得前面的數字。因此我們對小的數字反而記得比較精確，但是對大的數字就只能記得籠統的數值，電視多少錢你只能精確到千位數，房子多少錢你只能精確到萬位數。

這樣一來，在我們的記憶里，精確到個位數的價格都比較小。這給我們一個感覺，那就是小的數字才精確，所以當一個數字更精確的時候，反而讓我們感覺更便宜。

所以，當你跟老闆要求加薪的時候，當你在跟投資人要投資的時候，當你在做預算的時候，這個知識可以幫助你更順利地要到錢，還可能要到更多的錢。

(接上期)但對儀式感的焦慮並不那

麼重要，因為新的問題已經接踵而來。個人聯繫解除了，同在的群，退嗎？退不了，或者說退不完。只要你還在人間，只要你和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還有聯繫，你就一定會被對方找到。因為彼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以至在網絡時代很少有真正的退場。能夠隨時返場的網絡絕交，不過相當於在 1998 年，你生氣地挂斷了朋友的電話。

如果群退不完，徹底離開社交網絡呢？

與一人絕交易，與社交媒體絕交難。2012 年，某位明星因為遭受網絡暴力，決定退出微博。1000 多條微博，逐條刪除，刪到次日深夜 1 點才結束。即使這樣，她過往的博文，仍以截圖的方式在網絡流傳。

如果退出微信呢？2017 年，微信上線了注銷賬號這一新功能。這一操作不可逆轉，一旦注銷，將無法以微信為媒介進入其他網絡，實現支付功能。

網絡是一個虛擬世界，但網絡也是與現實密切相關的帝國。進入的時候大門敞開，但是在決定退出的那一刻，我們會驚恐地發現，希望不留痕迹地離開網絡是極其困難的，它甚至相當於退出生活。網絡沒有為你準備走出去的路。

還好網民會自救。堅持給自己取個網名，戲劇化地表達情緒，轉發即支持，用流行戲謔的方式來關心政治，集體性地

《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里有一句名言：“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

其實，最好的“計”，就是父母有一個好脾氣。你的脾氣，決定了孩子的教養；而教養，往往決定了人生。

孩子的命運，其實早已刻在了你的脾氣里。

你懂得溫柔，孩子便能學會包容

溫柔不是懦弱，不是溺愛，更不是無條件的妥協。它是一種控制情緒的能力，是一種從容與世界交手的底氣。

父母是孩子的來處，是愛的起點，也是在被生活的風刀霜劍嚴相逼後的一條溫暖的退路。

倘若父母都做不了孩子的港灣，人生的風雨又該何處去避？

你懂得尊重，孩子便能學會理解

孩子並非父母的



你什么脾氣，孩子就是什么命

你在孩子面前展現溫柔，孩子便展現給生活以忍耐，以冷靜，以包容。

當你冲着家人發火的時候，孩子會把一切看在眼里。不管是語言暴力抑或身體暴力，都會像刀子似地刻入孩子的心，造成不可逆的陰影。

被粗魯與暴力籠罩的孩子，長大後也只能用鬱話與拳頭和社會過招，最終被世界所擊敗。

你懂得鼓勵，孩子便能學會樂觀

在某個教育講座上，有位學者教授過一個口訣：教育孩子，要多用你的大拇指，少用你的食指。朝上的大拇指，是鼓勵與夸讚，指向別人的食指，是訓斥與貶低。

那些一直在父母那里得到鼓勵的人，會更有勇氣正面迎向生活的風浪，會更有胸襟笑對人生的磨難。

附屬品，頤指氣使只會締結傲慢之果；充分的尊重與理解，方能開出同理心之花。擁有人間裏，能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能窺見普通人身上的閃光點，能體悟人間憂患衆生的不易。

這樣的孩子，不會冷漠，不會狹隘，而會懷着一顆仁善的心與世界共處，與自己和解。

見自己，見天地，見衆生，人生之路才能走得更寬闊，更長遠。

你懂得溝通，孩子便能學會成長

美國家庭治療師薩提亞有一段話：當孩子確實有錯誤需要糾正時，充滿慈愛的父母通常會採取很坦誠的辦法；詢問原因，傾聽孩子的心聲，給予關愛和理解，同時體會孩子的感受。最後，才利用恰當的時機，趁孩子自然地想傾聽時才給他們講道理。

善於溝通，不僅是說話的藝術，更是行走于世的開挂技能。不愛孩子的父母，萬中無一；但懂得如何愛孩子的父母，萬里挑一。

爲人父母者，固然想盡力爲孩子創造更好的條件與環境。但真正的好環境，並不在于居所的豪華，不在于玩具的豐富，不在于衣着的新潮，而是在他走向社會之前，從家庭里、從父母身上繼承可貴的品質。這些品質會如同精神血液，不斷地流淌在身體里，匯成他們心跳的律動，伴隨他們往後踏上每一條路。

什么是命運？父母，便是孩子最大的命運。

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線？家庭的教養便是他的第一起跑線。

別讓孩子，輸在你糟糕的脾氣里。

噓！別打擾孩子發呆！建議每天發呆 5 分鐘

有的家長生怕孩子無聊，認爲孩子什麼也不干就是在浪費時間，總想把孩子的分分秒秒都安排滿，讓他時刻都在學習。殊不知，讓孩子適當感覺無聊，學會發呆，不僅不是件壞事，還會讓孩子更有創造性，身心也更健康。?

孩子發呆一定是壞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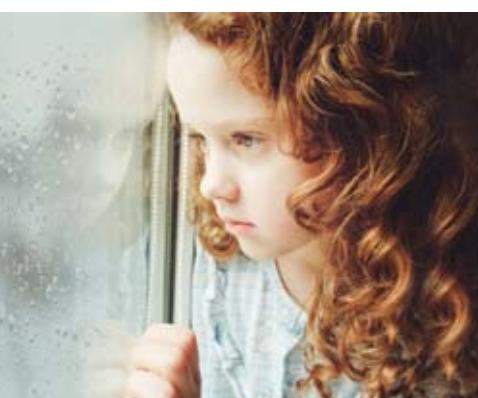
很多家長以爲孩子發呆就是有問題，認爲孩子什麼也不干就是在浪費時間，總想把孩子的分分秒秒都安排滿。其實，並非如此，讓孩子適當感覺無聊，學會發呆，會讓孩子更有創造性，身心也更健康。發呆有助于調節大腦機能，消除疲勞。腦科學研究早已表明，人的有意注意時間有一個閾值，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大腦能夠很好地吸收外來信息的刺激。如果超過這個閾值，接受長時間高強度的刺激，大腦就會產生疲勞，人就會感到煩躁，思考吸收能力大大下降。

在緊張的學習間隙里，孩子發發呆走走神，其實是在被動地讓大腦獲得短暫的休息，讓大腦的機能得到調節，消除疲勞。

發呆有助于消化沉澱所學的東西

孩子在課堂學習、課外作業之外，同樣需要有時間和空間的留白。他需要有時

間把這些知識帶到書本外面，慢慢咀嚼、消化和頓悟。他需要在學習之餘去見聞、去經歷和去思考，最終將它們通過不同的



神經元串聯、融會貫通，這才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才真正融入他們的身體。

發呆有助于激發創造力

有時間“發呆”的孩子，才更有想象力和創造性。

孩子發呆，也許是在積蓄自己的能量，也許是在細細體會自己的感受，也許是在感知身體的某一部分或某種變化，也許是在獨自處理某些情緒……

不管哪一種，都是孩子在與自己的身體或靈魂進行深度連結，在完成他的某種自我建構，都有助于從原有套路里“跳出來”，給自己一個創造新刺激、發現新途徑的機會，從而審視過往獲得新發現。

發呆有助于緩解疲勞、深度放鬆

從生理學角度來看，發呆會引起機體的鬆弛反應，這是一種導致交感神經系統普遍降低的綜合性下丘腦反應。

鬆弛反應可以降低交感神經的張力，加強副交感神經系統的功能活動，引起生理覺醒水平的明顯下降，由此產生深度的放鬆。在這種狀態下，大腦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發呆有助于改善易急躁的性格特徵

研究表明，經常處于鬆弛反應狀態，可以使機體的迷走神經和交感神經的活動維持在一個良好的平衡狀態，有利于對抗各種應激，優化性格，改善爭強好勝、易急躁、常有時間緊迫感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性格特徵。

而且還能促進血液循環，爲組織器官輸送大量的氧氣和營養，對於減少焦慮有着明顯的作用。

20 年，被互聯網“謀殺”的生活（下）



月”是媽媽，領導和老師則多是實名。反之亦然，你也是對方一名稱職的實名網友。總之，大家越發看透了“網友”這個身份，反正都知道那是誰，索性連網名都不需要了，不如一以貫之地用真名，反而散發出一種適應性的坦蕩。

這有什么不好呢？千好萬好，便利最好，但便利之苦也隨之而來。

苦之根源，在于微信打破了社交的隔閡。

舉個例子，以前，學校里每學期只需要開一次家長會，老師和家長半年才打一次照面，隨後就各回各家，各得自在，孩子們也鬆一口氣，獲得迴旋和緩衝的空間。但是現在有了微信，隔閡就被打破了。老師和家長隨手拉一個微信群，就輕易地成了網上鄰居，每天都可

以在群里互動。“雲家長會”隨時隨地召開，老師、家長和孩子，大家一起走進網絡五指山。

再舉一例。以前下了班，大家各自精彩，若非有大事件，不會有人特意往家里撥電話。但現在，彼此在群里 @一下，太方便了，讓人不得不時刻待命。

實名制的即時通信軟件，讓網絡被現實收編，也讓現實的觸手不得不被拉長。

以時間爲衡量單位，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日漸消失，這是便利硬幣的另外一面，是人們對於強勢的技術發展揮之不去的苦惱。

更深層次，實名制網友關係的背後是實名制的社會政治，它逼退個人身份，讓過去野蠻生長的網友不得不尷尬地重新回到嚴密而友好的偽裝之中。

2011 年 1 月 21 日，微信上線。啓動界面是一個孤獨的身影，站在地平線上，面對藍色星球，彷彿在期待來自同類的呼喚。

但近年，又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微信是老人院，微博才是花花世界。如果還要說登錄微信的我們是孤獨的個體，那麼這句話現在只有半句是對的。雖然在人群中，我們可能仍舊孤獨。

有的地方就有政治，何況微信中滿是實名的人群。這種現狀，讓部分微信朋友圈愛好者重回微博分享生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即使微博同爲實名制社交軟件，卻可以隨時更換“馬甲”。

悲觀，集體性地狂歡。

回望過去的 20 年，網絡給予中國人的最大最可悲的自由，是不把網絡自由當作真實的自由。

適應性坦蕩

即使是網名，也開始“歷史化”。

網絡世界在 1998 年的時候被稱作“虛擬世界”，但是到 2018 年，這種說法基本消失了。因爲一個問題橫亘在眼前：網絡實施實名制之後，跟現實還有什麼區別呢？

實名制的網絡，仍舊是網絡，不可能變成三維現實。但另一方面，它也絕對不再是原來的網絡了。

網絡實名制，僅僅是用戶上傳身份證那麼簡單嗎？如果是這樣，實名制並不足慮。真正的實名制，是現實中的社會關係在網絡世界中的複製與延長，是組織生活對社交網絡的入侵。

所謂組織，是相對於個人來說的。社交，往往是個人自發而非正式的、橫向而非層級的、動態的交